舊唐書/卷17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趙隱　張裼　李蔚　崔彥昭　鄭畋　盧攜　王徽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七十九
列傳第一百二十九　蕭遘　孔緯　韋昭度　崔昭緯　張濬　朱朴　鄭綮　劉崇望　徐彥若　陸扆　柳璨

► 朱克融　李載義　楊志誠　張仲武　張允伸　張公素　李可舉　李全忠

蕭遘

蕭遘，蘭陵人。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孫。嵩生衡。衡生復，德宗朝宰相。復生湛。湛生寘，咸通中宰相。寘生遘，以咸通五年登進士第，釋褐秘書省校書郎、太原從事。入朝爲右拾遺，再遷起居舍人。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，保衡以幸進無藝，同年門生皆薄之。

遘形神秀偉，志操不群。自比李德裕，同年皆戲呼「太尉」，保衡心銜之。及保衡作相，掎遘之失，貶爲播州司馬。途經三峽，維舟月夜賦詩自悼。慮保衡見害，遽有神人謂之曰：「相公勿憂，予當禦侮奉衛。」遘心異之。過峽州，經白帝祠，即所睹之神人也。

保衡誅，以禮部員外郎征還，轉考功員外郎、知制誥。乾符初，召充翰林學士，正拜中書舍人，累遷戶部侍郎、翰林承旨。

黃巢犯闕，僖宗出幸，以供饋不給，須近臣掌計，改兵部侍郎、判度支。中和元年三月，自褒中幸成都，次綿州。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加中書侍郎，累兼吏部尚書、監修國史。

遘少負大節，以經濟爲己任。洎處臺司，風望尤峻，奏對朗拔，天子器之。光啟初，王

綱不振。是時天下諸侯，半出群盜；強弱相噬，怙眾邀寵，國法莫能制。

有李凝古者，從支詳爲徐州從事。詳爲衙將時溥所逐，而賓佐陷於徐。及溥爲節度使，因食中毒。而惡凝古者譖之，云爲支詳報讎行鴆。溥收凝古殺之。凝古父損，時爲右常侍，溥上章披訴，言損與凝古同謀。內官田令孜受溥厚賂，曲奏請收損下獄。中丞盧渥附令孜，鍛煉其獄。侍御史王華嫉惡，堅執奏證損無罪。令孜怒，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，王華拒不奉詔，奏曰：「李損位居近侍，當死即死，安可取辱於黃門之手？」遘非時進狀，請開延英，奏曰：「李凝古行鴆之謀，其事暖昧，已遭屠害，今不復論。李損父子相別三四年，音問斷絕，安得誣罔同謀？時溥恃勛壞法，淩蔑朝廷，而抗表請按侍臣，悖戾何甚？厚誣良善，人皆痛心。若李損羅織而誅，行當便及臣等。」帝爲之改容，損得免，止於停任。

時田令孜專總禁軍，公卿僚庶，無不候其顏色，唯遘以道自處，未嘗屈降。是年冬，令孜奏安邑兩池鹽利，請直屬禁軍。王重榮上章論列。乃奏移重榮別鎮。重榮不受，令孜請率禁軍討之。重榮求援於太原，李克用引軍赴之，拒戰沙苑，禁軍大敗，逼京城。僖宗懼，出幸鳳翔。諸藩上章抗論令孜生事，離間方面。遘素惡令孜，乃與裴澈致書召朱玫。玫以邠州之軍五千迎駕，仍與河中、太原修睦，請同匡王室。由是，諸鎮繼上章，請駕還京。令孜聞玫軍至，迫脅天子幸陳倉。時僖宗倉卒出城，夜中百官不及扈從。玫怒令孜弄權，又以天子不諒其忠，語辭怨望，乃訴於遘曰：「主上六年奔播，百端艱險。中原士庶，與賊血戰，肝腦塗地，十室九空。比至收復京都，十亡七八。殘民遺老，方喜車駕歸宮。主上不念生靈轉輸之勞，甲士血戰之效，將勤王之功業，爲敕使之寵榮；而更志在亂邦，與國生事，召戎結怨，不自他人。昨奉指蹤，徑來奔問，不蒙見信，翻類脅君。古者忠而獲罪，正如此也！吾等報國之心極矣！戰賊之力殫矣！安能垂頭疊翼，喘喘於閽寺之手哉！《春秋》之義，喪君有君。相國徐思其宜，改圖可也。」遘曰：「主上臨御十餘年，未聞過行。比來喪亂播越，失於授任非才。近年令孜掣肘，動不如意，上每言之，流涕不已。昨去陳倉，上無行意，令孜陳兵帳下，列卒階前，造次迫行，不容俟旦。靜言此賊，罪不容誅。至尊之心，孰不深鑒？足下乃心王室，止有歸兵還鎮，拜表迎鑾，德業功名，益光圖史。舍此已往；理或未安。改圖之言，未敢聞命。」玫曰：「李家王子極多，有天下者，豈一王哉？」遘曰：「廢立危事，雖有伊尹、霍光之賢，尚貽後悔。古人云：『勿爲福始，勿爲禍先。』如公矢謀，未見其利。」玫退而宣言曰：「我冊個王子爲主，不從者斬。」及立襄王，請遘爲冊文。遘曰：「少嬰衰疾，文思減落。比來禁署，未免倩人，請命能者。」竟不措筆。乃命鄭昌圖爲之，玫滋不悅。及還長安，以昌圖代遘爲相，署遘太子太保。乃移疾，滿百日，退居河中之永樂縣。

遘在相位五年，累兼尚書右僕射，進封楚國公。僖宗再遷京，宰相孔緯與遘不協，以其受偽命，奏貶官。尋賜死於永樂。咸通中，王鐸掌貢籍，遘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，而保衡暴貴，與鐸同在中書。及僖宗在蜀，遘又與鐸並居相位。帝嘗召宰臣，鐸年高，升階足跌，踣勾陳中，遘旁掖起，帝目之，喜曰：「輔弼之臣和，予之幸也。」謂遘曰：「適見卿扶王鐸，予喜卿善事長矣。」遘對曰：「臣扶王鐸不獨司長。臣應舉歲，鐸爲主司，以臣中選門生也。」上笑曰：「王鐸選進士，朕選宰相，於卿無負矣。」遘謝之而退。

遘爲大臣，士行無缺。逢時不幸，爲偽襜所汙，不以令終，人士惜之。

遘弟 蘧

弟蘧，時爲永樂令。

孔緯

孔緯，字化文，魯曲阜人，宣尼之裔。曾祖岑父，位終秘書省著作佐郎，諫議大夫巢父兄也。祖戩，位終禮部尚書，自有傳。父遵孺，終華陰縣丞。

緯少孤，依諸父溫裕、溫業，皆居方鎮，與名公交，故緯聲籍早達。大中十三年，進士擢第，釋褐秘書省校書郎。崔慎由鎮梓州，辟爲從事。又從崔鉉爲揚州支使，得協律郎。崔慎由鎮華州、河中，緯皆從之，歷觀察判官。宰相楊收奏授長安尉，直弘文館。御史中丞王鐸奏爲監察御史，轉禮部員外郎。宰相徐商奏兼集賢直學士，改考功員外郎。丁內憂免。服闋，以右司員外郎入朝。宰臣趙隱嘉其能文，薦爲翰林學士，轉考功郎中、知制誥，賜緋。正拜中書舍人，累遷戶部侍郎。謝日，面賜金紫之服。乾符中，罷學士，出爲御史中丞。

緯器志方雅，嫉惡如仇。既總憲綱，中外不繩而自肅。歷戶部、兵部、吏部三侍郎。居選曹，動循格令。權要有所托，私書盈幾，不之省。執政怒之，改太常卿。

黃巢之亂，從僖宗幸蜀，改刑部尚書，判戶部事。宰臣蕭遘在翰林時，與緯情旨不協。至是，因戶部取給不充，移之散秩，改太子少保。光啟元年，從駕還京。

是時，田令孜軍敗，沙陀逼京師，帝移幸鳳翔，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。令孜挾帝幸山南。時中夜出幸，百官不及扈從，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。帝駐寶雞，侯百官，詔授緯御史大夫，遣中使傳詔，令緯率百僚赴行在。時京師急變，從駕官屬至盩厔，並爲亂兵所剽，資裝殆盡。緯承命見宰相論事，蕭遘、裴澈以田令孜在帝左右，意不欲行，辭疾不見緯。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，皆以袍笏不具爲詞。緯無如之何，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：「吾輩世荷國恩，身居憲秩。雖六飛奔迫而咫尺天顏，累詔追征，皆無承稟，非臣子之義也。凡布衣交舊，緩急猶相救恤，況在君親？策名委質，安可背也！」言竟泣下。三院曰：「夫豈不懷，但盩厔剽剝之餘，乞食不給。今若首途，聊營一日之費，俟信宿紀行可也。」緯拂衣起曰：「吾妻危疾，旦不保夕，丈夫豈以妻子之故，怠君父之急乎？公輩善自爲謀，吾行決矣。」

即日見李昌符告曰：「主上再有詔命，令促百僚前進。觀群公立意，未有發期。僕忝憲闈，不宜居後。道途多梗，明公幸假五十騎，送至陳倉。」昌符嘉之，謂緯曰：「路無頓遞，裹糧辦耶？」乃送錢五十緡，令騎士援緯達散關。緯知朱玫必蓄異志，奏曰：「關城小邑，不足以駐六師，請速幸梁州。」翌日，車駕離陳倉，才入關而邠、岐之兵圍寶雞，攻散關。微緯之言幾危矣！

至褒中，改兵部侍郎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尋改中書侍郎、集賢殿大學士。王行瑜斬朱玫，平定京城，遷門下侍郎、監修國史。從駕還京，駐蹕岐陽，進階特進，兼吏部尚書，領諸道鹽鐵轉運使。車駕還宮，進位左僕射，賜「持危啟運保乂功臣」，食邑四千戶，食實封二百戶，賜鐵券，恕十死罪，賜天興縣莊、善和里宅各一區，兼領京畿營田使。

僖宗晏駕，充山陵使。僖宗祔廟，緯準故事，不入朝。昭宗遣中使召赴延英，令緯依舊視事，進加司空。以國學盜火所焚，令緯完葺，仍兼領國子祭酒。蔡賊秦宗權伏誅，進階開府儀同三司，進位司徒，封魯國公。

十一月，昭宗謁郊廟，兩中尉、內樞密請朝服。所司申前例，中貴人無朝服助祭之禮，少府監亦無素制冠服。中尉怒，立令制造，下太常禮院。禮官舉故事，亦稱無中尉朝服助祭之文，諫官亦論之。緯奏曰：「中貴不衣朝服助祭，國典也。陛下欲以權道寵內臣，則請依所兼之官而爲之服。」天子召諫官謂之曰：「大禮日近，無宜立異，爲朕容之。」於是內官以朝服助祭。郊禮畢，進位兼太保。

大順元年夏，幽州、汴州請討太原。宰臣張浚請自率禁軍爲招討。上持疑未決，問計於緯。緯以討之爲便，語在《浚傳》。其年秋，浚軍爲太原所擊，大敗而還。浚罷相貶官，緯坐附浚，以檢校太保、江陵尹、荊南節度觀察等使，未離闕下，再貶均州刺史。緯、浚密遣人求援於汴州，朱全忠上章論救。緯至商州，有詔俾令就便，遂寓居華州。

乾寧二年五月，三鎮入京師，殺宰相韋昭度、李谿。帝以大臣朋黨，外交方鎮，思用骨鯁正人，遣中使趨華州召緯入朝，以疾未任上路。六月，授太子賓客。其日之夕，改吏部尚書。翌日，拜司空，兼門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清宮使，修奉太廟、弘文館大學士、延資庫使。階爵、功臣名、食邑並如故。旬日之內，驛騎敦促，相望於路，扶疾至京師。

延英中謝，奏曰：「臣前時待罪宰相，智術短淺，有負弼諧。陛下特貸刑書，曲全腰領。臣期於死報泉壤，不望生叩玉階。復拜龍顏，實臣榮幸。然臣比嬰衰疾，伏枕累年，形骸雖存，生意都盡。平居勉強，禦事猶疏。況比尪羸，寧勝重委？國祚方泰，英彥盈庭，豈以朽腐之人，再塵機務！臣力疾一拜殿庭，乞陛下許臣自便。」因嗚咽流涕。緯久疾，拜蹈艱難，上令中使止之，改容軫念。令閣門使送緯中書視事。不旬日，沙陀次河中，同州王行約入京師謀亂，天子出幸石門。緯從駕至莎城，疾漸危篤，先還京城。九月，卒於光德里第，贈太尉。

緯家尚節義，挺然不屈。雖權勢燻灼，未嘗假以恩禮。大順初，天武都頭李順節恃恩頗橫，不期年領浙西節度使，俄加平章事。謝日，臺吏申中書，稱天武相公衙謝，準例班見百僚。緯判曰：「不用立班。」順節麤暴小人，不閑朝法，盛飾趨中書，既見無班，心甚怏怏。他日因會，順節微言之。緯曰：「必知公慊也。夫百辟卿士，天子庭臣也，比來班見宰相，以輔臣居班列之首，奉長之義也。公握天武健兒，而於政事廳受百僚班見，意自安乎？必若須此儀，俟去『都頭』二字可也。」順節不敢復言。其秉禮不回，多此類也。

孔氏自元和後，昆仲貴盛，至正卿、方鎮者六七人，未有爲宰輔者，至緯始在鼎司。

緯子 崇弼

子崇弼，亦登進士第，仕至散騎常侍。

韋昭度

韋昭度，字正紀，京兆人。祖縚，父逢。昭度，咸通八年進士擢第。乾符中，累遷尚書郎、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。從僖宗幸蜀，拜戶部侍郎。中和元年，權知禮部貢舉。明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兼吏部尚書。

昭宗即位，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，隔絕貢奉。乃以昭度檢校司空、同平章事、成都尹、劍南西川節度招撫宣慰等使。昭度赴鎮，敬瑄不受代。詔東川顧彥朗與王建合勢討之。昭度爲行營招討。卒歲，止拔漢州。王建謂昭度曰：「相公勞師弊眾，遠事蠻夷。訪聞京洛以東，群侯相噬，禍難未已。朝廷不治，腹心之疾也。相公宜亟還京師，咨謀匡合，平定兩河，國家之利也。敬瑄小醜，以日月制之，擒之必矣！此事責建可辦。」昭度然之，奏請還都。昭度未及京師，建以重兵守劍門，急攻成都下之。殺敬瑄，自稱留後。昭度還，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。召還，爲右僕射。

景福二年冬，宰相杜讓能爲鳳翔所殺，復委昭度知政事，與李谿並命。時宰相崔昭緯專政，惡李谿之爲人。降制日，令知制誥劉崇魯哭麻以沮之。谿上表論列，天子待谿益厚。明年春，復命谿同平章事，昭緯不勝其忿。

先是，邠州王行瑜求爲尚書令，昭度奏議云：「國朝已來，功如郭子儀，未省曾兼此官。」乃賜號「尚父」。崔昭緯宗人鋋，曾爲行瑜從事，朝廷每降制敕，不便於昭緯者，即令鋋訴於行瑜，俾上章論列。朝旨小有依違，即表章不遜。至是李谿入拜。昭緯謂鋋曰：「前時尚父之命已行，而昭度沮之，今又引谿同列。此人姦纖，惑上視聽，宗社不寧。恐復有杜太尉之事。」行瑜與李茂貞上章言：「命相非其人，懼危宗社。」天子優詔曉諭，言谿有才。其年五月，行瑜、茂貞、華州韓建以兵入覲，面奏昭度、李谿之姦邪，請加譴逐。制敕未行，三鎮兵害昭度於都亭驛。及行瑜誅，降制復其官爵，令其家收葬。

崔昭緯

崔昭緯，清河人也。祖庇，滑州酸棗縣尉。父嶼，鄂州觀察使。昭緯進士及第。昭宗朝，歷中書舍人、翰林學士、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性姦纖，忌前達。內結中人，外連藩閫。屬朝廷微弱，每托援以淩人主。昭宗明察，心不能堪。以誘召三鎮將兵詣闕，賊殺宰輔內臣，帝深切齒。會太原之師誅行瑜，罷相，授右僕射。後又以托附汴州，再貶梧州司馬。尋降制曰：

崔昭緯頃居內署，粗著微勞。擢於侍從之司，委以燮調之任。不能忠貞報國，端慎處身。潛交結於姦臣，致漏泄於機事。星霜累換，匡輔蔑聞。爾罪一也。

又快其私忿，輒恣陰謀。托崔鋋之險巇，連行瑜之計畫，遂致稱兵向闕，怙眾脅君。故宰臣韋昭度、李谿並以無辜見害，幾危宗社，顯辱君親。爾罪二也。

及行瑜敗滅，京國甫安，而乃自懼欺誣，別謀托附。又於籓閫，潛請薦論，不唯苟免罪愆，兼亦再希任用。貪榮冒寵，僭濫無厭，敗俗傷風，賢愚共鄙。爾罪三也。

又將厚賂，欲結諸王，輕侮我憲章，玷瀆我骨肉。貨財之數，文字具存。賴諸王作朕腹心，嫉其蠹害，盡將昭緯情款，兼其親吏姓名，直具奏聞，拒其求托。昭緯曾居宰輔，久歷清崇，但欲逞其回邪，都不顧其事體。觀其識見，實駭聽聞。爾罪四也。

自姦邪既露，情狀難容。尚示寬刑，未行嚴憲，投於荒裔，冀其自新。而不能退省過尤，恭承制命，速赴貶所，用守常規。而猶自務宴安，尋聞所在留駐；攪擾籓鎮，侮慢朝章。曾無稟畏之心，可驗苞藏之計。罔知愆咎，唯謗朝廷。爾罪五也。

朕以恩澤者，帝王之雨露，弄法者，邦國之雷霆；無雨露則庶物不榮，無雷霆則萬邦不肅。朕體天道以化育，遵王度以澄清，罪既昭彰，理難含垢。凡百多士，宜體予懷。宜所在賜自盡。

時昭緯行次至荊南，中使至，斬之。

昭緯兄 昭符

兄昭符，仕至禮部尚書。昭願，太子少保。昭矩，給事中。昭遠，考功員外郎。

張濬

張濬，字禹川，河間人。祖仲素，位至中書舍人。父鐐，官卑，家寓州。濬倜儻不羈，涉獵文史，好大言，爲士友之所擯棄。初從鄉賦隨計，咸薄其爲人。濬憤憤不得志，乃田衣野服，隱於金鳳山，學鬼谷縱橫之術，欲以捭闔取貴仕。乾符中，樞密使楊復恭因使遇之，自處士薦爲太常博士，累轉度支員外郎。

黃巢將逼關輔，濬托疾請告，侍其母，挈族避亂商州。賊犯京師，僖宗出幸，途無供頓，衛軍不得食。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騾綱，軍士始得食。僖宗召康問曰：「卿爲縣令，安操心及此？」康對曰：「臣爲塵吏，敢有此進獻？張濬員外教臣也。」帝異之，急召至行在，拜兵部郎中。未幾，拜諫議大夫。

其年冬，宰相王鐸至滑臺，兼充天下行營都統。方征兵諸侯，奏用濬爲都統判官。時王敬武初破弘霸郎，軍威大振，累詔征平盧兵，敬武獨不赴援。鐸遣濬往說之，敬武已受僞命，復怙強不迎詔使。濬至，謁見，責之曰：「公爲天子守藩，王臣賚詔宣諭，而侮慢詔使。既未識君臣禮分，復何顏以御軍民哉？」敬武愕然謝咎。既宣詔，軍士按兵默然，濬並召將佐集於鞠場面諭之曰：「人生效忠仗義，所冀粗分順逆，懸知利害。黃巢前日販鹽虜耳，公等舍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丁，何利害之可論耶？今諸侯勤王，天下響應，公等獨據一州，坐觀成敗。賊平之後，去就何安？若能此際排難解紛，陳師鞠旅，共誅寇盜，迎奉鑾輿，則富貴功名，指掌可取。吾惜公輩舍安而即危也！」諸將改容引過，謂敬武曰：「諫議之言是也。」即時出軍，從濬入援京師。賊平，累遷戶部侍郎。僖宗再幸山南，拜平章事、判度支。

濬初發跡，依楊復恭。及復恭失勢，乃依田令孜，以至重位，而反薄復恭。及再幸山南，復恭代令孜爲中尉，罷濬知政事。昭宗初在藩邸，深嫉宦官，復恭有援立大勛，恃恩任事，上心不平之。當時趨向者，多言濬有方略，能畫大計，復用爲宰相、判度支。上嘗問濬，致理何事最急？對曰：「莫若強兵。兵強而天下服。」上由是專務搜補兵甲，欲以武功勝天下。後延英論前代爲治得失，濬曰：「不必遠征漢、晉之弊。臣竊見陛下春秋鼎盛，英睿如此，內外逼於強臣。臣每思之，實痛心而泣血也。」

會朱全忠誅秦宗權，安居受殺李克恭，以潞州降全忠。幽州李匡威、雲州赫連鐸等奏請出軍討太原。詔四品以上官議，皆言：「國祚未安，不宜生事。假如得太原，亦非國家所有。」濬議曰：「先帝頻至播越，王室不寧。原其亂階，由克用、全忠之矛盾也。請因其奏，乘全忠立功，可斷兩雄之勢。」上曰：「收復之功，克用第一。今乘其危困而加兵，諸侯其謂我何？」濬懇論用兵之利害，蓋欲示外勢而擠復恭也。上旨未決。宰臣孔緯曰：「張濬所陳，萬代之利也。陛下所惜，即日之利也。以臣所料，師渡河而賊必自破。昨計度軍中轉餉犒勞，一二年間，必無闕事，陛下斷意行之。」

既二相俱論，乃以濬爲河東行營兵馬都招討宣慰使，以京兆尹孫揆副之。仍授揆昭義節

度使，華州韓建爲供軍使，朱全忠爲太原西南面招討使，李匡威、赫連鐸爲太原東北面招討使。全忠以汴軍三千爲濬牙隊。大順元年六月，濬率軍五十二都，兼邠寧、鄜、夏雜虜共五萬人騎，發自京師。昭宗御安喜樓臨送，濬酒酣泣奏曰：「陛下動爲賊臣掣肘，臣所以誓死憤惋，爲陛下除其僭逼。」楊復恭聞之不悅。中尉內使餞於長樂，復恭奉巵酒屬濬，濬辭曰：「聖人賜酒，已醉矣。」復恭戲曰：「相公握禁兵，擁大蒐，獨當一面，不領復恭意作面子耶！」濬笑曰：「賊平之後，方見面子。」復恭銜之。

時汴、華、邠、岐之師渡河，會濬於晉州。汴將朱崇節權知潞州事，太原將李存孝攻之。濬慮賊平汴人據昭義，乃令孫揆分兵赴鎮，中使韓歸範送旌節至軍。八月，揆與歸範赴潞州。至潞，並爲存孝擒送太原。九月，汴將葛從周棄潞州。十月，濬軍至陰地，邠、岐、華三鎮之師營平陽。李存孝擊之，一戰而敗，委兵仗潰散。進攻晉州。數日，中夜濬斂眾遁走。比曙，喪師殆半。存孝進收晉、絳、慈、隰等州。濬狼狽由含山逾王屋，出河清，拆屋木縛筏濟河，部下離散將盡。李克用上章論訴曰：

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於當道錄到張濬榜並詔曰，張濬充招討制置使，令率師討臣，兼削臣屬籍官爵者。臣誠冤誠憤，頓首，頓首！伏以宰臣張濬欺天蔽日，廊廟不容。讒臣於君，奪臣之位。憑燕帥妄奏，與汴賊結恩；矯托皇威，擅宣王命，征集師旅，撓亂乾坤。誤陛下中興之謀，資黔黎重傷之困。臣實何罪，而陛下伐之？此則宰臣持權，面欺陛下。

況臣父子三代，受恩四朝，破徐方，救荊楚，收鳳闕，碎梟巢，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，佩白玉之璽。臣之屬籍，懿皇所賜；臣之師律，先帝所命。臣無逆節，濬討何名？陛下若厭逐功臣，欲用文吏，自可遷臣封邑，以侯就第。奈何加諸其罪，孰肯無詞？若以臣雲中之伐，獲罪於時，則拓拔思恭取鄜、延，朱全忠侵徐、鄆，陛下何不討之？假令李孝德不忠於主，伐之爲是，則朱瑄、時溥有何罪耶？此乃同坐而異名，賞彼而誅此，使天下藩服，強者扼腕，弱者自動，流言竊議，爲臣怨嗟，固非中興之術也。

且陛下阽危之秋，則獎臣爲韓、彭、伊、霍；既安之後，罵臣曰戎、羯、蕃、夷。海內握兵立事如臣者眾矣，寧不懼陛下他時之罵哉？臣昨遇燕軍，以禮退舍。匡威淺昧，厚自矜誇，乃言臣中矢石，覆士卒。致內外吠聲一發，短謀競陳，誤陛下君臣之分。況命官選將，自有典刑，不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。倘臣延期挺命，尚固一方，彼實何顏以見陛下。此則姦邪朋黨，輕弄邦典，陛下凝旒端扆，何由知之？今張濬既以出軍，微臣固難束手。臣便欲叫閽，輕騎面叩玉階，訴邪佞於陛下之彤墀，納詔命於先皇之宗廟，然後束身司敗，甘處憲章。

時克用令所擒中使奉表，表至而濬敗，朝廷聳震，制曰：

漢武因恭儉富庶之後，建置朔方，孫弘沮之，十不得一。而良史以弘有宰相體者，誠以愛人治國爲先，拓境開疆爲末。及孝宣值雄才削平之餘，將議北征，魏相爭之，五將尋罷。果致中興，號爲賢輔。況朕承天厭兵戈之後，人思休息之時。敢望皐、夔，共成堯日；庶幾孫、魏，粗及漢年。苟易於斯，如何倚註！

光祿大夫、門下侍郎、兼戶部尚書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、上柱國、清河郡開國伯、食邑一千二百戶、充河東行營諸道兵馬招討制置等使張濬，早以盛名，稱爲奇士，由是再加徵用，委以鈞衡，謂其必致小康，克勝大任。而乃罔思守道，但欲邀功，用不詭之詢謀，起無名之兵革。自雲一舉，止在旬時，堅請抗論，勢莫能奪。輕葛亮渭濱之役，小裴度淮右之行。經功寒暄，耗費百萬。虛誕彰於朝野，詐詭布於華夷，橫草蔑聞，燎原愈急。俾擁旄乘驛之使，囚在虜庭；勤王奉國之軍，懷歸本土。忘廊廟之威重，結藩屏之仇讎。欲使海內生靈，竭其貢賦；不獨河中郡邑，蕩爲丘墟。潛生厲階，欲誰歸咎？

於戲！征晁錯之故事，思王恢之舊章，國有明文，爾當何逭？尚以愛人以禮，理體宜然。廉鎮劇權，武昌善地，宜罷樞軸之務，仍停支度之司。勉自思惟，以逃後命。可檢校戶部尚書、鄂州刺史、武昌軍節度觀察等使。

尋貶連州刺史，馳驛發遣。行至藍田關不行，留華州依韓建。時朝廷微弱，竟不能詰。

乾寧二年，三鎮殺韋昭度。帝召孔緯欲大用，亦以濬爲兵部尚書，又領天下租庸使。三年，天子幸華州，罷濬使務，守尚書右僕射。上疏乞致仕，授左僕射致仕。乃還洛陽，居於長水縣別墅。濬雖退居山墅，朝廷或有得失，必章疏上言。德王廢立之際，濬致書諸藩，請圖匡復。王師範青州起兵，欲取濬爲謀主。事雖不果，其跡頗泄。朱全忠將圖篡代，懼濬構亂四方，不欲顯誅，密諷張全義令圖之。乃令牙將楊麟率健卒五十人，有如劫盜，圍其墅而殺之，天復三年十二月晦夜也。

永寧縣吏葉彥者，張氏待之素厚。楊麟之來，彥知之，告濬第二子格曰：「相公之禍不可免，郎君宜自爲謀。」格、濬父子號咷而已。濬謂格曰：「留則並命，去或可免。汝自圖之，勿以吾爲累，冀存後祀也。」格拜辭而去。葉彥率義士三十人，送渡漢江而旋。格由荊江上峽入蜀。王建僭號，用爲宰相。中興平蜀，任圜攜格而還。格感葉彥之惠，

訪之，身已歿，而厚報其家。濬第三子竄於楊行密。

自乾寧之後，賊臣內侮，王室浸微。昭宗不堪淩弱，欲簡拔奇材以爲相。然采於群小之論，未嘗獲一名人。登用之徒，無不爲時嗤誚。

朱朴

朱朴者，乾寧中爲國子博士。腐儒木強，無他才伎。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，嘗依朴爲姦利，從容上前薦僕有經濟才。昭宗召見，對以經義，甚悅，即日拜諫議大夫、平章事。在中書與名公齒，筆劄議論，動爲笑端。數月，巖士事敗，俱爲韓建所殺。

鄭綮

鄭綮者，以進士登第，歷監察、殿中，倉、戶二員外，金、刑、右司三郎中。家貧求郡，出爲廬州刺史。黃巢自嶺表還，經淮南剽掠。綮移黃巢文牒，請不犯郡界。巢笑而從之，一郡獨不被寇。天子嘉之，賜緋魚袋。罷郡，有錢千緡，寄州帑。後郡數陷，盜不犯鄭使君寄庫錢。至楊行密爲刺史，送所寄於京師還綮。

綮善爲詩，多侮劇刺時，故落格調，時號鄭五歇後體。初去廬江，與郡人別云：「唯有兩行公廨淚，一時灑向渡頭風。」滑稽皆此類也。

王徽爲御史大夫，奏綮爲兵部郎中、知臺雜，遷給事中，賜金紫。僖宗自山南還，以宰相杜讓能弟弘徽爲中書舍人。綮以弘徽兄在中書，弟不宜同居禁近，封還制書。天子不報，綮即移病休官。無幾，以左散騎常侍征還。朝政有闕，無不上章論列。事雖不行，喧傳都下，執政惡之，改國子祭酒。物議以綮匡諫而置之散地，不可，執政懼，復用爲常侍。

光化初，昭宗還宮，庶政未愜。綮每形於詩什而嘲之，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。昭宗見其激訐，謂有蘊蓄，就常奏班簿側註云：「鄭綮可禮部侍郎、平章事。」中書胥吏詣其家參謁，綮笑而問之曰：「諸君大誤，俾天下人並不識字，宰相不及鄭五也。」胥吏曰：「出自聖旨特恩，來日制下。」抗其手曰：「萬一如此，笑殺他人。」明日果制下，親賓來賀，搔首言曰：「歇後鄭五作宰相，時事可知矣。」累表遜讓，不獲。既入視事，侃然守道，無復詼諧。終以物望非宜，自求引退。三月餘，移疾乞骸，以太子少保致仕。

光化二年卒。

時議以昭宗命臺臣濬、朴、棨三人尤謬，季末之妖也。

劉崇望

先祖

劉崇望，字希徒。其先代郡人，隨元魏孝文帝徙洛陽，遂爲河南人。八代祖隋大理卿坦，生政會，輔太宗起義晉陽，官至戶部尚書，封渝國公，圖形淩煙閣。政會生玄意，尚太宗女南平公主，歷洪、饒八州采訪使。玄意生奇，位至吏部侍郎。奇生慎知，仕至獲嘉令。慎知生褧，仕至東阿令。褧生藻，位終秘書郎。藻生符，進士登第，咸通中位終蔡州刺史，生八子：崇龜、崇望、崇魯、崇謨最知名。

崇望兄　崇龜

崇龜，咸通六年進士擢第，累遷起居舍人，禮部、兵部二員外。丁母憂免。廣明元年春，鄭從讜罷相，鎮太原，奏崇龜爲度支判官、檢校吏部郎中、御史中丞，賜金紫。中和三年入朝，爲兵部郎中，拜給事中。大順中，遷左散騎常侍、集賢殿學士、判院事，改戶部侍郎，檢校戶部尚書。出爲廣州刺史、清海軍節度、嶺南東道觀察處置等使，卒。

崇望

崇望，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科。王凝廉問宣歙，辟爲轉運巡官。戶部侍郎裴坦領鹽鐵，辟爲參佐。崔安潛鎮許昌、成都，崇望昆仲四人，皆在安潛幕下。入爲長安尉，直弘文館，遷監察御史、右補闕、起居郎、弘文館學士，轉司勛、吏部二員外郎。崔安潛爲吏部尚書，崇望判南曹，滌除宿弊，復清選部。田令孜幹政，藩鎮怨望，河中尤甚，不修職貢。僖宗在山南，以蒲阪近關，欲其效用，選使諭旨，以崇望爲諫議大夫。既至，諭以大義，重榮奉詔恭順，誓心匡復，請殺朱玫自贖。使還，上悅，召入翰林充學士，累遷戶部侍郎、承旨，轉兵部，在禁署四年。

昭宗即位，拜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，累兼兵部、吏部尚書。大順初，同列張濬畫策討太原，崇望以爲不可，濬果敗。濬黜，崇望代爲門下侍郎、監修國史、判度支。

明年，玉山都頭楊守信協楊復恭稱兵闕下，陣於通化門。上陳兵於延嘉門。是夜，命崇望守度支庫。明日曉，入含光門。未開，門內禁軍列於左右，俟門開即劫掠兩市。及聞傳呼宰相來，門方啟，崇望駐馬慰諭之曰：「聖上在街東親總戎事。公等禁軍，何不樓前殺賊，立取功名。切不可剽掠街市，圖小利以成惡名也。」將士唯唯，從崇望至長樂門。守信見兵來，即遁去，軍士呼萬歲。是日庫市獲全，軍人不亂，繫崇望之方略也。尋加左僕射。

時溥與朱全忠爭衡，全忠謀兼徐、泗，上表請以重臣鎮徐，乃以崇望守本官，充武寧軍節度使。溥不受代，行至華陰而還，拜太常卿。王重盈死，王珂、王珙爭河中節鉞，朝廷以宰相崔胤爲河中節度使。珂，李克用之子婿也。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：「崔相雖重德，如作鎮河中代王珂，不如光德劉公，於我公事素也。」及三鎮以兵入朝，殺害大臣，以志勤之言，責授崇望昭州司馬。及王行瑜誅，太原上表言崇望無辜放逐。時已至荊南，有詔召還，拜吏部尚書。未至，王溥再知政事，兼吏部尚書，乃改崇望兵部尚書。

時西川侵寇顧彥暉，欲並東川，以崇望檢校右僕射、平章事、梓州刺史、劍南東川節度使。未至鎮，召還，復爲兵部尚書。光化二年卒，時年六十二，冊贈司空。

崇望弟　崇魯

崇魯，廣明元年登進士第，鄭從讜奏充太原推官。時兄崇龜爲節度判官，昆仲同居幕府，尋轉掌書記。中和二年入朝，拜右拾遺、左補闕。景福初，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。二年，杜讓能得罪，昭宗復命韋昭度爲相，翰林學士李谿同平章事。崇魯與崔昭緯相善。昭緯恃邠、岐之援。讓能既誅之後，權歸於己，昭宗師李谿爲文，懼居位得寵則恩顧漸衰，乃私與崇魯謀沮之。及谿宣制之日，出班而哭，謂昭緯曰：「朝廷雖乏賢，不可用纖人爲宰輔。谿比依復恭、重遂居內職。前日杜太尉狼籍，爲朝廷深恥。今則削弱如此，安可更遵覆轍乎？」由是谿命不行。谿自十一月初至歲暮，聯上十表訴冤，其詞詆毀，所不忍聞。明年春，復命谿爲平章事。昭緯召李茂貞、王行瑜、韓建稱兵入朝，殺昭度與谿。其年，太原誅王行瑜，昭緯貶官，崇魯坐貶崖州司戶。初崇龜在外，聞崇魯哭麻，大恚，數日不食，謂所親曰：「吾家兄弟進身有素，未嘗以聲利敗名。吾門不幸，生此等兒。」

崇望弟　崇謨

崇謨，中和三年進士及第。乾寧末，爲太常少卿、弘文館直學士。

徐彥若

徐彥若，天后朝大理卿有功之裔。曾祖宰，祖陶，父商，三世繼登進士科。商，字義聲，大中十三年及第，釋褐秘書省校書郎。累遷侍御史，改禮部員外郎。尋知制誥，轉郎中，召充翰林學士，拜中書舍人、戶部侍郎判本司事，檢校戶部尚書、襄州刺史、山南東道節度等使。入爲御史大夫。咸通初，加刑部尚書，充諸道鹽鐵轉運使，遷兵部尚書、東莞子、食邑五百戶。四年，以本官同平章事。六年罷相，檢校右僕射、江陵尹、荊南節度觀察等使。入爲吏部尚書，累遷太子太保，卒。

彥若，咸通十二年進士擢第。乾符末，以尚書郎知制誥，正拜中書舍人。昭宗即位，遷御史中丞，轉吏部侍郎，檢校戶部尚書，代李茂貞爲鳳翔隴節度使。茂貞不受代，復拜中丞，改兵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進加中書侍郎，累兼左僕射、監修國史。扈昭宗石門還宮，加開府儀同三司、守司空，進封齊國公，太清宮、修奉太廟等使，加弘文館大學士，賜「扶危匡國致理功臣」名。昭宗自華還宮，進位太保、門下侍郎。時崔胤專權，以彥若在己上，欲事權萃於其門。二年九月，以彥若檢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廣州刺史、清海軍節度、嶺南東道節度等使。卒於鎮。

彥若弟 彥樞

弟彥樞，位至太常少卿。

彥若子 綰

子綰，天祐初歷司勛、兵部二員外，戶部、兵部二郎中。

陸扆

陸扆，字祥文，本名允迪，吳郡人。徙家於陝，今爲陝州人。曾祖澧，位終殿中侍御史。祖師德，淮南觀察支使。父鄯，陝州法曹參軍。扆，光啟二年登進士第，其年從僖宗幸

興元。九月，宰相韋昭度領鹽鐵，奏爲巡官。明年，宰相孔緯奏直史館，得校書郎，尋丁母憂免。龍紀元年冬，召授藍田尉，直弘文館，遷左拾遺，兼集賢學士。中丞柳玭奏改監察御史。大順二年三月，召充翰林學士，改屯田員外郎，賜緋。景福元年，加祠部郎中、知制誥，二年元日朝賀，面賜金紫之服。五月，拜中書舍人。

展文思敏速，初無思慮，揮翰如飛，文理俱愜，同舍服其能。天子顧待特異。嘗金鑾作賦，命學士和，展先成。帝覽而嗟挹之，曰：「朕聞貞元時有陸贄、吳通玄兄弟，能作內庭文書，後來絕不相繼。今吾得卿，斯文不墜矣。」

乾寧初，轉戶部侍郎。二年，改兵部，進階銀青光祿大夫、嘉興男、三百戶。三年正月，宣授學士承旨，尋改左丞。其年七月，改戶部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故事，三署除拜，有光署錢以宴舊僚，內署即無斯例。展拜輔相之月，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，特舉新例，內署榮之。八月，加中書侍郎、集賢殿大學士、判戶部事。

九月，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。師之起也，展堅請曰：「播越之後，國步初集，不宜與近輔交惡，必爲他盜所窺。加以親王統兵，物議騰口，無益於事，只貽後患。」昭宗已發兵，怒展沮議，是月十九日，責授硤州刺史。師出果敗，車駕出幸。四年二月，復授展工部尚書。八月，轉兵部尚書，從昭宗自華還宮。

明年正月，復拜中書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光化三年四月，兼戶部尚書，進封吳郡開國公，食邑一千戶。九月，轉門下侍郎、監修國史。天復元年五月，進階特進，兼兵部尚書，加食邑五百戶。車駕自鳳翔還京，赦後諸道皆降詔書，獨鳳翔無詔。展奏曰：「鳳翔近在國門，責其心跡，罪實難容。然比來職貢無虧，朝廷未與之絕。一朝獨無詔命，示人不廣也。」崔胤怒，奏貶展沂王傅，分司東都，削階至正議大夫。居無何，崔胤誅，復授吏部尚書，階封如故。從昭宗還洛。其年秋，昭宗遇弒。明年正月，責授濮州司戶，與裴樞、崔遠、獨孤損等被害於滑州白馬驛，時年五十九。

展子 璪

子璪，後爲緱氏令。

柳璨

柳璨，河東人。曾祖子華。祖公器，僕射公綽之再從弟也。父遵。璨少孤貧好學，僻居林泉。晝則采樵，夜則燃木葉以照書。性謇直，無緣飾。宗人壁、玭，貴仕於朝，鄙璨樸鈍，不以諸宗齒之。光化中，登進士第。尤精《漢史》，魯國顏蕘深重之。蕘爲中書舍人，判史館，引爲直學士。璨以劉子玄所撰《史通》譏駁經史過當，璨紀子玄之失，別爲十卷，號《柳氏釋史》，學者伏其優贍。遷左拾遺。公卿朝野，托爲箋奏，時譽日洽。以其博奧，目爲「柳篋子」。

昭宗好文，初寵待李谿頗學。洎谿不得其死，心常惜之，求文士似谿者。或薦璨高才，召見，試以詩什，甚喜。無幾，召爲翰林學士。崔胤得罪前一日，召璨入內殿草制敕。胤死之日，既夕，璨自內出，前驅傳呼相公來。人未見制敕，莫測所以。翌日對學士，上謂之曰：「朕以柳璨奇特，似可奬任。若令預政事，宜授何官？」承旨張文蔚曰：「陛下拔用賢能，固不拘資級。恩命高下，出自聖懷。若循兩省遷轉，拾遺超等入起居郎，臨大位，非宜也。」帝曰：「超至諫議大夫可乎？」文蔚曰：「此命甚愜。」即以諫議大夫平章事，改中書侍郎。任人之速，古無茲例。

同列裴樞、獨孤損、崔遠皆宿素名德，遽與璨同列，意微輕之，璨深蓄怨。昭宗遷洛，諸司內使、宿衛將佐，皆朱全忠腹心也，璨皆將迎，接之以恩，厚相交結，故當時權任皆歸之。

二年五月，西北長星竟天，掃太微、文昌、帝座諸宿，全忠方謀篡代。而妖星謫見，占者云：「君臣俱災，宜刑殺以應天變。」蔣玄暉、張廷範謀殺衣冠宿望難制者，璨即首疏素所不快者三十餘人，相次誅殺。班行爲之一空，冤聲載路。傷害既甚，朱全忠心惡之。會全忠授九錫，蔣玄暉等別陳意見。王殷至大梁，誣玄暉等通導宮掖，欲興復李氏。全忠怒，捕廷範，令河南聚眾，五軍分裂之，兼誅璨，臨刑呼曰：「負國賊柳璨，死其宜矣！」初，璨遷洛後，累兼戶部尚書、守司空，進階光祿大夫、鹽鐵轉運使。

其弟瑀、珰坐璨笞死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嗚呼！李氏之失馭也，孛渫之氣紛如，仁義之徒殆盡。狐鳴鴟嘯，瓦解土崩。帶河礪嶽之門，寂無琨、逖；奮挺揭竿之類，唯效敦、玄。手未舍於棘矜，心已萌於問鼎。加以囂浮士子，闉茸鯫儒。昧管、葛濟時之才，無王、謝扶顛之業，邀功射利，陷

族喪邦。濬、緯養虎於前，胤、璨剝廬於後。逐徐、薛於瘴海，置綮、朴於巖廊。殿廷有哭制之夫，輔弼走破輿之黨。九疇既紊，百怪斯呈。木將朽而蠹蠍生，厲既篤而夔魖見。妖徒若此，亡國宜然。何必長星，更臨衰運？

贊

贊曰：蕭召、朱玫，孔符、張濬，身世罹殃，邦家起釁。如木斯蠹，自潰於中。抵巇侮亂，安責伏戎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